

澳華新文苑

第1222期(A)

以互鑒互補共建新詩和舊體詩整體文化生態

——兼談當代詩詞創作如何吸收新詩養分

(接上期)通過上述探討分析，可以看出，漢語新詩是以自由的藝術形式表達自由的內容而贏得文學歷史的青睞，但自由並非氾濫無序，而是必須建立在自身有序與自足獨立的美學原則之前提下的分寸和把握。正因為如此，現代詩才得以並能夠在悠久而輝煌的古典詩詞文明之後，重新建構獨立自主的藝術領地，拓展更為遼闊的生存空間及其種種可能性，並為文學史、文化史和最為廣泛的群體所接納，成為現當代文學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反觀現當代舊體詩詞，儘管興起一波又一波的寫作熱潮，但至今依舊未能進入現當代文學史，應否入史之論爭仍然沒有定論。究其原因，非三言兩語能夠述盡，恕不贅言。顯而易見，用現代漢語書寫的新詩，在某種意義上已然代表著新時代詩歌前行與發展的方向。

一代有一代人的詩歌，同樣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詩歌。那麼，新詩創作及其積累的經驗，是否有值得當代舊體詩詞創作吸取的養分呢？在筆者看來，起碼有三大富有啟示意義的“亮點”：一者，新詩的出發點是著意創新、大膽捨棄、敢於突破，在謀求生存中探索並尋找新詩真正的存在和發展空間，即具有大膽革新的藝術精神；二者，新詩的著眼點是善於吸收中外古今的各種有益資源，在現代性轉換中賦予詩歌新的內涵、新的質地、新的話語方式，即具有開放而多元的現代意識；三者，新詩的立足點是從一誕生開始，就極大地解放了觀念的藩籬、思

維的局囿與語言的約束，不僅只是作為載“道”的工具和傳遞人類思想情感的媒介，而是作為詩人的心靈救贖及其生命形式。當然，筆者以上的探析或比較，並非指新詩的優勢大於舊體詩詞，也非指舊體詩詞不如新詩。已故詩人韓作榮曾認為，不能把二者割裂而談，無論新詩或者舊體詩都是對內在詩意結構和意義的探索。但相較而言，除了語言方式的變化，新詩在表達上走得更遠，但其來源根植於舊體詩。詩人高洪波則指出，對於詩歌本身來說，表達情緒的目的是相同的，新舊只是形式和外殼的不同，它們都具有自己的歷史作用，都需要被繼承和發揚。

談到這裡，我們應該清醒地意識到，由新、舊體詩共同構成的當代詩歌生態文化版圖，儘管看上去熱鬧非凡，詩人層出不窮，詩作滿目紛呈，但真正的好作品，特別是帶有經典性氣味的精品力作甚為鮮見。僅從“精緻化”這個標準來加以評判，著實叫人不敢恭維。可謂是：粗糙有餘，精緻不足。要麼是平庸語句太多，精彩妙句太少；要麼是過於放縱自由，而又淪於紛繁蕪雜。應該說，自戀的詩人甚多，超越自戀的詩人甚少。可見，要寫出一首真正意義上的好詩，談何容易。因而，諸如“一首詩好在哪裡”或“怎樣寫好一首詩”之類的研討或者導讀，在今天依舊顯得相當必要。那麼，針對當下的舊體詩詞寫作，詩人要寫出真正的好詩，依愚淺見，尚有多個話題值得深入思考。

首先，從詩歌藝術本體而言，

既然詩歌是生命的言說，是人類精神現象的文本，是由個人內心延展至族類的有方向的書寫，它應以更加藝術的文學性話語，獨異於平常話語和科學話語的形態，力求完美地呈現出來，如唐代大詩人杜甫的自勉：語不驚人死不休。概而言之，語言淵源得以舉，精神向度得以伸張，再生能力得以強化。其次，從繼承與創新的角度看，一方面應從古典詩詞中汲取營養，另一方面又從百年新詩中吸收養分，既準確地把握傳統文化的靈魂，又能自覺地深入當代，探索如何實行創造性轉化，力求從詩的內部開掘原創性的美學根源，以獲得提升生命意義的獨創性，卓然而自成特色。再者，從舊體詩詞特定的形式來說，依筆者之見，當代詩詞創作應走精緻化道路，無論從外在形式或字數限定來加以衡量，更應如此。但必須嚴防滑入“流俗、均質、浮薄”的通病，更不能因為本身的短與小（相對於新詩和其他文體），而變得輕與薄。重要的是在於精悍和精緻，如是方能經得起悟讀、耐讀和重讀。對此，不妨提出“三度”要求：情感濃度、語言力度、境界高度——力求在整齊中靈動變化，在約束中自洽渾然，在突圍中找尋超越自身的局限，謀求並啟動當代詩詞創作的生存空間，成就一種鬆緊結合、變中寓常、妙合無垠的健舉之作，從而走出一條具有當代性特色的詩詞藝術發展之路。（本文系“詩會黃鶴樓”系列活動·首屆“新舊體詩前沿對話”優秀論文。）

莊偉傑

海風中的自我修復： 論《靜靜的海牙》的創作特色

三、新唯物主義視野下的身體、物與感知

(接上期)我最近在閱讀簡·貝內特的《富有活力的物質：事物政治》一書，她是新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新唯物主義挑戰了傳統哲學中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觀念，將“物質”的概念不再僅僅局限於被動、靜態的物體，而是將其視為一種具有能動性、活力、和內在生成力的動態存在。這種認識也為文學創作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理論工具，挑戰了傳統文學中以“人類主體”為中心的敘事模式，物成為塑造經驗、情感、敘事甚至記憶的主動因數。我在《靜靜的海牙》中看到這種方法論下的影子，那就是作品中反復出現的具有某種象徵意義的物——比如木製假鴿子：作為“堅忍的象徵”，它將女主角的苦難賦予一種無聲的力量；漏水的屋頂與不關的窗戶：構成日常生活的不安之場，也是物質性的情緒暗示；老房子、紅磚、瓦片：不僅是居住空間，更是心理地圖，是童年與故鄉的物質記憶；一張用白布覆蓋的畫桌、一個煙灰缸：在宇鴻離開後，這些變成“失落的紀念物”。

更重要的是，“身體”本身也被物化——或更準確地說，身體成為一種感知介面。小說女主角的貧血、頭暈、拒食、瘦骨嶙峋、日夜作畫、對繪畫材料的細緻處理，都讓身體成為情緒的物質承載物，成為對“感知身體”的理論延展。在本書中，身體不是精神的奴僕，而是藝術創作的發動機，是記憶系統，是倫理邊界的生物性邊疆。

四、空間詩學與地緣身份：從禪山到海牙

加斯東·巴什拉在《空間的詩學》中指出，空間是想像的容器，是“靈魂的拓撲學”。在《靜靜的海牙》中，空間成為地緣身份認同的關鍵維度。本書核心空間有三個層次：

故鄉空間（禪山）：童年、外婆、三國故事、糞車、老屋、宣傳棚、舊工人宿舍等構成了作者“前現代中國南方城市空間”的集體記憶。這一空間既是文明的母體，也是創傷的根源。正如她自己所說：“曾經令人窒息，如今卻成了伊甸園”。

異鄉空間（海牙）：一切都顯得“銀灰色”，潮濕多雨的天空、窗外假鴿子、他堂兄的育兒室、荷蘭人對她的冷漠與孤立，構成了現代主義異質空間（heterotopia）的場景。她在這裡是“被認同的他者”（the recognized Other），不得不將語言、行為、身份重新編碼。但這兒是主人公最終的落腳點，也是她藝術生命真正綻放的地方。在這裡，她經歷了婚姻的挑戰、育兒的艱辛，也遇到了弗裡斯這樣的知己，並在歌麗絲汀的幫助下找到了真正

的畫室。海牙雖然是地理上的異鄉，卻成為主人公精神上的“家”，一個讓她得以“自我修復”並全身心投入藝術的場域。

過渡空間（墨爾本和寫生之旅）：墨爾本是主人公尋求“自由”與“新生活”的過渡之地。這裡充滿了希望，但也伴隨著異鄉的孤獨、生存的壓力和情感的困境。寫生之旅是一個“異托邦”時刻，她遇見了關源成、赤坎的騎樓、鳳凰樹、碉樓、粉紅色紫荊樹，這些象徵著“他者認同中的重新認同”。

空間不再是中立的背景，而是參與構建情感、身份、創作、歸屬、疏離的多重節點。敘事者不是簡單的流動個體，而是被空間塑形的文化生命體。

五、藝術與倫理：在廢墟中重建真理

《靜靜的海牙》最終落腳於“藝術如何挽救生命”這一母題之上。在文學倫理學視角中，真正的問題是：“誰在發聲？為何發聲？他/她的發聲是否具有合法性？”

小說中女主角自我定位為“失敗者”、“被拋棄者”、“無助者”，但並未因此被動地講述“他人如何傷害我”，而是主動通過藝術實踐回應傷害——繪畫、寫作、觀察世界、與小孩捉弄、天臺飲酒、喂貓、在火鍋桌上重建友誼，她一直在掙扎，也一直在尋找，也一直沒有放棄。

這些都是藝術倫理行為，即通過感知、表達、創作而非暴力與報復，完成對生命意義的重建。也正是作者寫作這部小說的主要目的，刻畫這個世界上的小人物小事情，除了用畫，還可以用文字：每一個可愛善良，有靈性智慧，卻被剝奪了機會與幸福的不幸的人的存在，是世上最大的悲哀之一，她相信“人類最應珍貴的東西仁慈與關愛”。這大概回答了我最初提出的問題：“作者要表達什麼？”

正如小說中多次引用的梵高、倫勃朗、柯洛、蘇里科夫一樣，這部作品不是向世界要求憐憫，而是“在廢墟中重建真理”的藝術宣言。

結語：寫作即生存——一部來自中國南方的文學地理誌

《靜靜的海牙》不是哀歌，而是一次文化宣示，無關乎力量的大小與他人的感知。它將女性經驗、邊緣空間、藝術倫理、情感記憶、創傷經驗與地緣認同整合為一個極具原創性的文學小宇宙。

在當下全球女性寫作重新思考“主體建構”“情緒政治”“文化記憶”的歷史語境中，該作品以其獨特的語言節奏、南方感知和藝術敘事視角，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概念的中文女作家的文本案例。

方白

澳華作家可以獨樹一幟 梁軍新書發佈會成功舉行

2025年8月9日，由新州華文作家協會主辦的作家梁軍的《刀馬旦》和《悉尼隨想》新書發佈會在悉尼Campsie圖書館成功舉行。這場文學盛會吸引了包括聖童、何與懷、張奧列、張勁帆、黃惟群、王大鵬、張小河、夏兒、趙旭、梁曉純、鄒唯韜、唐培良、趙九歌、易安、薑繼紅等本地文化界眾多知名作家、評論家及文化人士出席，共同分析交流了這兩部新作的文學價值和社會意義。

活動伊始，梁軍首先就這兩部新作的問世過程作了介紹。其中的《刀馬旦》是一部小說合集，集中了自己近六年來發表在報刊雜誌和網路上的主要作品，包括了24個微短篇，4部中篇和兩部電影文學劇本。這些作品大多

取材於作者居澳期間的所見所聞，主要描述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而《悉尼隨想》則是一本散文集，記述了作者多年來日積月累的所思所想，分為望鄉篇、歸鄉篇和悉尼篇三部分，映照著跨文化背景下的個體思考與堅持。

在梁軍對澳華文學出版社主編譚毅、兩本書的責任編輯聖童、封面設計張仲衡、撰寫書評的施國英、田地、徐希崑、趙九歌、蔣行邁、鄒唯韜、燕紫、宋衛還有夫人在內的大力支持表示了衷心感謝之後，聖童博士就梁軍作品的詩意內涵作了深入淺出的分析。他指出梁軍作品一向以善為核心，讓人體會到深刻的禪意。

著名文學評論家何與懷隨後發言。他說世界真奇妙，梁軍是他南開

大學英美語言文學專業的校友，許多年之後相聚悉尼，而且都鍾情於華文文學。這個學弟寫作高質、多產，每次出書都是兩部，可謂好事成雙。但是，梁軍也曾感慨：出的書有多少人看？寫作有意義嗎？何博士則風趣地對他說：你寫出來，至少不會讓對你寄予厚望的夫人失望。何博士更提出，世界各地華裔作家的“在地書寫”，顯示出“第三類文化”的鮮活生命力，是對“一個中心”、“一個傳統”的挑戰。世界華文文學必將出現華文世界文學。

小說集序言作者張奧列和隨筆集序言作者趙旭，隨後對兩部新書作了簡明扼要的補充介紹。張奧列突出強調了梁軍作品的語言特色，指出其口語

化的語言生動幽默，在海外作家中並不多見。趙旭則指出，隨筆集中的思鄉與愛國情懷，是梁軍作品的核心內容。

接下來的嘉賓發言為發佈會增添了更多的文學氣息。導演王大鵬強調文學作品必須首先以情動人。青年作家鄒唯韜則對梁軍的微小說推崇備至。評論家黃惟群解析了梁軍小說的文學價值。張小河談了小說中跨階級跨文化的情感，希望作者在學者化寫作的路上走得更遠。新州華文作協榮譽會長張勁帆對《刀馬旦》的藝術特色做了充分的肯定，說海外文學要揚長避短，發揮自身優勢，以克服大陸作家所面臨的過審難題。這些觀點，與何與懷博士有關澳洲以及世界各國華文作家可以獨樹一幟的文學主張不謀而合。

整場發佈會歷時兩個多小時，內容豐富、氛圍溫馨。梁軍的新書不僅贏得了與會嘉賓的高度評價，也引起了評論家和讀者對海外華人身份認同、思想歸屬與文化跨越的深層思考。（張小河供稿）



梁軍新書發佈會部分與會者合照。